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　對官中書臣吴向華

謄録監生臣朱　紱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七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遺逸

梁胡太常明星傳　　續圖經

胡太常明星守太白新安黟人梁天監初為國子生時有詔定正雅樂選生徒數十人肄其聲容明星與焉樂成授湘東王府法曹參軍入為太學博士值修五禮僕射沈約請五禮各置學士一人令舉學古者一人自助

乃以平原明山賓河内司馬褧建平嚴植之山陰賀瑒等分掌瑒舉明星以自助累遷尚書祠部郎八年春高祖祀南郊詔諸儒議禮始服大裘罷封禪明星悉與其事九年視學命皇太子及諸王皆入學以明星兼太子家令五禮成遷太常丞十三年耕籍田祀先農明星奉引深有禮容高祖嘉之拜通直散騎侍郎除秘書監遷太常卿高祖晚年崇尚釋氏詔宗廟用牲牢有累冥福宜皆以麵為之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

食明星與侍郎周捨等上疏極諫不聽未幾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政朝儀祀典多所改易明星爭之不得遂棄官歸黟隱居橫岡時普通六年也後累以遺逸徵不起明星里居過黃姑墅見郭外多荒田未闢詢之云不通溝洫也明星惻然親究水源傾貲募工穿二渠約十里許導城北溪水透迤而南溉民田千餘頃歲屢有秋其卒也鄉人感其惠立廟橫岡歲時祀之歷代不廢元初裔孫京重建廟事載洪焱祖新安後續志

南唐汪處士台符傳　　羅願

汪處士台符歙州人博學能為文好王霸大畧唐末見天下方亂力耕不出南唐先主輔政移鎮金陵台符往上書陳民間九患大率以富國阜民為務先主善之且加條問而宋齊丘疾其才高屢加詆訾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譙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為字齊丘大慚改字子嵩後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夜塞其口沈石城蚵蚾磯下先主聞而惜之昇元中檢校

民田物產高下三等科其均輸為定制又使民輸粟請
鹽罷其科借商旅賣鬻則征之過者則否舟行無力勝
之稅郡縣吏胥降而有限凡數十年民得以小康皆自
台符發之台符所為碑或以館驛巡官九江巡使等冠銜此一時祿仕之賤者故依江南野史稱處
士

宋汪長者廷美傳　　羅　願

汪廷美婺源人孝友純至義居數十年聚旅數百口旦
暮食必同席有未至者不敢先廷美節嗜欲身衣繒布

非因祭不食肉親喪盡哀不應賓客遇忌則終月齋肅祥符中東封赦減天下賦十之二廷美亦減其佃者租十之二乾興頒遺詔衰絰號慕營佛齋者七日紉為鄉官人嘗貸以一縑後悔倍償之嘗以秋冬賑糶或勸須春廷美曰家欲蓄藏待價貧人乏食於爾安乎遠賈有鬻香者去後發其裹得金追而還之嘗使兄弟子鬻縑帛進賢界中買銀數百兩以歸廷美察其贗不復言他日袖而棄之淵里人或竊其鵝問之曰夏至將以祭先

廷美曰彼貧乃有孝心助以魚酒又有從質麥種十石者過期遇之給言種敗無所收廷美還其質更遺麥三石以償其費性不嗜殺牛罷老不堪用者終飼養之子姪諸孫有過未嘗形言但訓以自昔興替之家嘗有抵罪匿者吏以為當坐家長廷美時年六十九或言稱七十宜免廷美曰吾失訓又增年以免罪是誣官也不可會有赦遂免郡守欲奏表門閭力辭時號汪長者將終徧為書別親舊翌日而卒年八十九慶歷中知縣秘書

丞蔡巽摭其事刻之石

畈上丈人汪君紹傳子存　汪師泰

畈上丈人汪君紹字子傳唐侍御史濆之六世孫嚴重好義崇德樂施父殁七弟二妹冠笄婚嫁皆如禮宗族貧病喪葬隨宜周急人稱曰畈上丈人嘗於其居之南闢義學教授鄉里子弟曰四友堂捐田三百畝以膳師生學者無裹糧束脩之費四方聞風踵至婺源縣簿吕廣問值靖康之變不能還留以為師廣問嘗遊尹公彥

明之門與聞二程之學君之子存方以西京之學辭官歸養遂得與吕公游盡授其說初驛道由里中以達休寧之黄茅曲折沿澗谷水暴發則橋道皆壞鄉人病之君言於郡府願以己資闢芙蓉對鏡驛道直抵黄茅較舊路近十有五里且無水患娶朱氏韋齋先生之從妹家庭間親屬六十餘口義居雍睦君二子長即存字公澤次仔字公育存元豐七年領鄉薦時年十五明年獻書禮部不報元祐三年戊辰與仔同入太學知名試每

魁諸生而廷試累屈不肯媚附權貴人勸令少損答曰存不敢獲罪聖人之門他非所知也既而授西京文學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不報辭官歸養招延四方士子以講學爲學者稱曰四友先生政和八年復遊京師值躬耕籍田獻頌上悦賜束帛又上書訟知州王愈之屈復其任初愈以修撰知信州禦方臘有功宰相王黼害之坐事被斥貸歸田里存辨之愈得復知無爲軍省府咸重其名交章薦聞六館之士請於朝願得存爲師存

終以所言不得行堅辭歸胡仲狀其行略曰才氣剛毅
言行端愨其志弗獲施故深造自得真儒林之豪傑後
學之楷範也門人王炎贊其遺像曰學淹博而趣約識
高明而旨微文雅健而有法行脩潔而無疵生民之望
後學之師其施不遐其蓄不貲道與時背志與願違九
原不作吾誰與歸孫仝字仲協治周易政和五年入太
學開府張公琮見而奇之妻以女靖康初金兵圍京師
諸生乘城仝在其間倡上章任李綱以戰守事既而隱

避不居其功欽宗即位上表與免解三試禮部志弗獲伸高宗中興紹興郊祀許免解就殿試而仝見姦邪並進舊疆未復翻然歸老扁其讀書之所曰叢桂軒隱居教授與公育同居孝悌義讓孚於遠邇人稱曰叢桂先生按四友先生私淑二程之學淵源可考而張公琮所作墓銘畧不及之豈當時洛學之禁方嚴故不敢公誦之邪

環溪翁程君鼎墓表　朱熹

環溪翁者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鼎字復

亨徽之發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抄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修身為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為詞章思所以大其門戶者然君為人坦夷跌宕不事脩飭好讀左氏書為文輒效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終歲奉親從居窮山中自號環溪翁山田數十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

之泊如也晩益不得志因自放杯酒間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聞者聳然傾聽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詞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或笑侮之君警然不以為意葢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托以自遣至他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歿遂合葬於懐金鄉福臨里兊泉之原葢新安鄱陽信安諸程

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歙之
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以
石為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大父翔始與鄉薦父著亦
以郡學上舍嘗貢京師皆不幸早卒至君學益勤而其
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殁其世而有子曰
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又
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
嘗從熹論為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

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㓜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衮衮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縉之狀請表君墓慨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予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尚勉之哉淳熙

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宣教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

公事朱熹述 按朱子與程允夫書表叔不敢忘重煩督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時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為穩當觀此則朱子於母黨先德慎重如此

韋齋先生送程復亨序廣平程鼎字復亨謂予外兄從予游於閩者二年予語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於諸侯曰喪喪不欲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曰葺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榛莽則委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出岷山自荊之楚汪洋千里而至於海者大川三百小川三千以為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聞宴安鴆

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名惡其敗性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以不貲之軀豈浮沈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予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味乎尚能為君辨之宣和辛丑歳八月日

鍾山先生李公繒行狀

程洵

先生諱繒字參仲姓李氏世新安婺源儒家也曽大父蒙大父居注皆隱居不仕父鏞始游太學知名建炎初以累舉補官為南康軍之建昌尉饒州司法參軍太平

州軍事推官以没先生推官公之長子也少頴悟讀書日千言詩易禮皆略成誦而尤精春秋左氏傳屬文敏甚自朝廷設元祐學術之禁士非王氏書不讀宣和禁稍弛而遠方人士狃於所習未盡變也婺源又居重山複嶺閒見聞尤狹陋逮兵興四方雲擾賢士大夫多避地其間於是有吕公兄弟曰和問曰廣問者和靖尹先生高第傳伊洛致知篤敬之學又有俞公靖者亦里儒先也多識前言往行其學出入坡洛之間先生與里人

滕公愷悉從此五君子遊滕公長先生六歲負才氣不肯友不如已者獨器重先生目為小友嘗將閩中所刻東坡先生文章號大全集者相與讀之歎其編次無法真贋相雜奮然取朱黄盡塗去不類者滕公見之驚曰予後生敢爾邪他日得蘇氏家傳本校之果皆非也益奇之乃出一編書示之曰好文而不知道空文也此書吾得之羅公皆河洛遺言公戒勿輕示人吾今日為予發内府之秘矣先生受之以歸口誦心惟默若有省間

有所疑又從諸公質之於是學問日進復侍推官公官南康遊廬阜識隱君子祁公寛亦和靖學徒也聽其言多相契者然猶疑其未也出入釋老求之者數年知其說不出乎吾宗乃益自信遂厭科舉之習卜築雲山間為隱居計名其山曰鍾山牓其室曰中林嘗曰兔罝武夫微賤之人而中林人所不見之地也以微賤之人處人所不見之地而能持之以謹齊之以德則可以為公侯之腹心然則人可怠於自修邪自是優游涵養學益

成行益尊鄉人宗慕之然先生讀書不務多為訓説獨嘗著論語西銘解義山窓業書數篇而已有來學者隨其資誘之循循不倦其言曰敬者心之閑轡也心有不敬焉則馳矣敬而不已則明明則誠故學者致心之道敬為要又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勇於棄廉耻則勇於廢禮義一維茍絶四維皆滅理之相牽聯者也四維張其心康其身昌四維不張其心荒其身滅亡故學者持身之道知耻為要又曰學者於道能致知以玩索之篤

敬以涵養之久則見面盎背氣象日別非聲音笑貌所能為也又曰道有遠近學無止法近者道也遠者亦道也學者見其近而不見其遠遂止於見則陋矣惟於見處更加功夫進進不已自然所造深遠而其成也宏矣其發明後學大指類此雅好文詞既老不衰嘗曰文者所以載道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而世儒或以文為不足學非也顧其言於道何如耳每為學者誦眉山之言曰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於手

辭者達是而已矣以為此最論文之妙故其為文指事
析理引物託諭要以達意所欲言者而詞采自然如風
行水上如浮雲遊太空中姿態橫生可喜可愕晦菴先
生常評之以為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學者所難及也
至他所為詩騷閎肆俊偉略皆稱是工書得顏蘇筆法
人有得其簡牘者多珍藏之其為人長不踰中人而貌
古骨强神觀粹清言皆粲然成文聽者亡倦事推官公
及繼母向夫人以孝聞友誨諸弟綺緎甚篤綺舉進士

高第嘗教授福建二郡士人多推稱之然與緘先卒諸子孤露先生扶植教養如己子男婚女嫁皆有成立益自推官公之殁先生主家事者二十年閨門肅穆生計日贍内外未嘗有間言也其接賓客奉祭祀節之以禮儉不及陋租賦之入常為鄉里先雖在林下而事邑大夫不廢桑梓恭敬之節親戚故舊或以緩急告往往為之排難解紛而不受其報或譏其既無求於世何苦為是拘拘者先生曰若是烏知吾心夫以傲為高以放為

達以自私為有守吾不為也且禮與仁不可須臾去身況為士可以去之乎郡守徐侯誼聞其風高仰之馳使奉書幣迎致郡庠使諸生矜式焉先生不得已強為一行然亦竟不為留也嗚呼若先生者學該而守約志獨而愛周一介不以與人而不以為嗇一介不以取諸人而不以為矯其古之人歟古之人歟紹熙四年先生之年七十有七矣八月二十有六日以疾終於家屬纊之夕其言琅然不亂於是人益知其所養果有過人者也

娶同郡朱氏再娶董氏王氏子男三人汝極季札叔栩皆種學績文有家法女二人嫁迪功郎江州德安縣尉王泰發進士王某孫男三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某鄉某原以書來告初先生之少也嘗從洵先君子學後洵復受業先生之門先君子之喪先生實狀其行以授晦庵朱公為之銘今先生之喪諸孤以為近而知先生者莫若洵遠而知先生者莫若朱公故復屬洵論次遺事將請於朱公洵自惟疇昔從先生遊時年

未二十今行年六十二而於公亦已老矣嗟日月之逾邁悼前輩之凋零其可以文詞不工為辭乎乃雪涕為之書紹熙五年三月十三日門人修職郎吉州録事參軍程洵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遠數百里謁予於遠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銘墓為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為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午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迺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叩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游益親而公已營鍾山所住為將老焉之計矣而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偪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為文詞使予誦之則皆

高古奇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為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日相與追逐於東阡西陌之間也既别而歸書疏不絶其後數年聞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為罪更以不朽為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李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媿辭予雖有作亦不能有以加也滕珙所記足補狀闕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於考亭所居清邃閣

汪居士莘傳

李以申

汪居士莘字叔耕休寧人自幼不羈浸長卓犖有大志不肯降意場屋聲病之文乃退安丘園讀易自廣凡韜鈐之書釋老之典靡不究習屏居黄山稍遂高蹈意嘉定間會下詔求言遂三叩天閽論天變人事民窮吏污之弊行師布陣之法不報慈湖楊公簡見其書曰真愛君憂國之言也時朱子名赴經筵未至莘逆通書言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强惟主上父子之間諸公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若憚於為父子深愛之本

而利於為體貌臣工之末以是為治未有能久者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緩切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不能為天下學道者之地亦恐不能為後世學道者之地朱子深重之用其言西山真公德秀在直院日嘗欲其俯屈以訪諸賢其自重如此徐貳卿誼帥江東謂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使備書史筆札抄錄著述欲以遺逸引薦於朝不果築室柳溪之上圜以方渠自號方壺居士每醉必浩歌賦詩以宣其鬱積有柳塘詩詞傳於世真西山與

汪叔耕小簡　德秀昨顓造行屛不獲晉陪餘論重深悵仰適辱寵惠五言絶句良用歎服今直院曾侍郎秘書陳少監劉祭酒及館中三數士皆名好賢欲從者一枉訪之不知肯俯屈否更希示諭為幸右謹具呈即日德秀劄子奉上汪丈學士座右

王尚書應麟序集云文學士以逸民特招如老泉以歐公後山以坡公至於韓子蒼之流皆不繇科目進栁塘居士遇文公於慶元遇西山於嘉定而訖不遇豈二公不能為歐蘇哉予覿西山帖欲居士俯屈以訪諸賢則其自重難進之節非招不往豈時俗佻巧馳騖於名場利區朶頤於爵標勢的者斯文金玉傳之不朽居士之遇榮矣慈湖樸實之訓實允蹈之掌書貴孫其猶咀其華而踐其實昔耕之而今獲矣重光協洽歲仲秋月朔

浚儀王應麟伯厚父書於歙郡齋

康範汪處士晫墓誌銘　呂午

淳祐四年夏午叨除柱史七月朔日鄉之處士汪君處
微父之子壽不憚炎暑數百里來訪於京懇懇致辭曰
壽不天先君子棄諸孤八年矣昔者窀穸事嚴未克乞
文納諸壙不孝之罪無以自贖今子秉史筆敢疾馳再
拜求墓道之銘庶俾潛幽賴以不泯不則藏而不得記
猶不葬也一念純孝令人感動詎可無以塞其請矧處
微父之賢午稔聞習敬之其學術行誼足以坊範名教
其典刑風流足以標表區宇此漢文苑逸民唐卓行孝

友所傳之傳而所謂有道之士也國史且宜傳如之何不銘乃即其門人所狀及午所知者叙之君名晫處微其字以紹興壬午歲二月二十二日生少長風貌魁梧儀槼凝重已不類凡兒九歲即遭父喪哀慕如成人事母以孝閨尚逮事其大母羣從兄弟且同居承順篤睦家庭無間言里黨翕稱之從鄉先達直閣汪公文振學蔚有文聲力慕高遠凡國制官民政俗靡不究期為有用之學也慶元癸亥會其長兄賜以五舉得官竟不受

以死君即感傷無用世意至開禧丁卯猶覓舉闕下時方用兵事日復異慨然歎曰是尚可求仕也歟哉不就舉而歸盡棄所業脩然不以名第介意嘉定壬申元妃胡氏亡手營一丘縣南五里許山如玉環因想唐人盤谷之趣結廬其中名曰環谷更作堂以靜觀扁之取明道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詩意自非疾恙無日不徜徉於斯君時年五十既不事科舉即取六經諸子旁及二氏之書研精覃思窮理盡性求所謂自得者安於貧約

飯藿羹藜一飽欣有餘喜於修蒔望花隨柳四時吟不足處家尚雍肅曾無疾聲遽色奉先務嚴潔靡有慢心惰容墳墓之有侵伐必禁族姻之有慶弔必赴以孝悌姻睦訓家之子弟以忠信篤敬詔里之後生急難相求者援之顛連無告者卹之解無益之忿爭扶欲破之義役凡利可興害可除者無不盡其情由是德意薰陶里俗丕變人至不犯於有司誠心貫通水旱禱禳神亦無往而不格是豈僥倖於一日者哉年逾六十學益老道

益充深有得於孟子養氣之旨復於先廬葺堂榜以善
養而居之胷中之浩然者可想也給事袁公甫守徽日
雅聞君名至紹定間持江東常平節一路大祲君獨能
為鄉邑區畫勸分貧富得所袁公行部造門求見君以
編氓固辭袁公歎息而去更欲狀其事以聞諸朝君又
謝不可叅政真文忠公德秀亦久知君端平甲午秘監
李公遇適宰是邑真公屬求君言行之實將以名氏薦
未及行而真公薨人莫不為君抱憾君則曰天知我學

矣李公之在邑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多咨取於君至公退餘閒又未嘗不詩酒相倡酬也後君寢疾李公入問君咸無所屬賦如夢令一闋而逝時嘉熙丁酉四月二十有六日得年七十有六里人追哀而聚哭之李公率僚屬致祭文為之誄稱君清不絕物和不失己相與私謚曰康範處士咸以為知言噫若處徽父可不謂之有道之士乎汪氏為吾州著姓派實本英濟王績溪則王所毓之地故支屬尤蕃大君之曾大父激三拔

鄉薦以南郎恩授文學元豐間黄門蘇文定公為邑宰與之遊甚相得娶古靈陳氏大父文中娶崔氏繼大梁孟氏該淳熙慶恩封孺人父三錫本伯氏安中季子祝氏所生文中命以為嗣祝氏於徽國朱文公母夫人為諸姑三錫娶葛氏繼滕氏章敏公曾孫女君滕出也既生有淑質復得二三外家休光餘慶照映沾丐故其學行風節端確淳明如此君為文多偉傑吟詩率成咳唾間平生著述有曾子子思子二卷為全書他文未成集

娶胡氏即先葬環谷者至是奉君柩而合兆焉是爲良安鄉杭村之原時嘉熙己亥四月十一日也子男四人長開登世次即壽也次點俱業儒學然亦登世女一人未及嫁而亡孫男二人寅啟午竊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昔張君岷以稱邵堯夫先生清不絕物和不失己今李公遇以稱吾處微父稱吾處微父如稱堯夫夫誰曰不宜午祝氏之館甥也援是則於君家嘗有一日之雅今又獲讀君行編而知諸公之推許者若是其與荀淑

戴良郭林宗輩之於黄叔度何以異使午得為君傳亦必述李公之辭賛之令姑即以為銘銘曰

夷清惠和俱聖之儔隘與不恭豈聖未優去就若殊望望由由聞風者興天地同流吾處微父淵乎其似清不絶物和不失已將可比堯夫之不激不流亦上師夷惠之康頑寛鄙故生也安貧樂道能康濟乎一身沒兮樹石表行垂範模於百世

吳益謙自牧墓誌銘

呂午

新安文風尚矣至近世程文簡公大昌棣華二吳俯徵皆學博才高文追古作得其傳者名太學冠南宫項背相望為時聞人晦菴朱先生又以道學倡天下戸外之屨常滿吾鄉秀彦固有親炙之者而未多見豈以為東家丘邪文公自韋齋徙居建徽在萬山中士安所習不慣負笈遠遊往往有聞而知之耳東閣許兵部文蔚在上庠刻意斯學為司成葉公適所知以上舍解褐教授於家靜菴吳益謙實為門人高第益謙諱自牧世居歙

溪南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益謙幼敏悟受業
鄉先生王令君便蒙鑒賞尚書金公安節亦以年稚文
健未易量稱之後慕東閣之學盡棄其學從之游年十
四已有聲場屋稍長俯視輩行不肯徇流俗為時文嘗
取鄉薦三上春官輒不利益謙不以為意退講究問辨
益自信其所得作講義史評雜著數百篇皆有理趣執
經來學歲百餘人有預鄉書登蘭省者嚴陵詹駕阜民
亦師東閣於益謙為同門友洎來守新安首尋訪道舊

興歎處以學職四明李寺丞以制與其弟以申嘗先後為郡博士咸知敬重由録而正領袖多士其文學淵源如此益謙事親孝居家儉謹以處身和以待人救災恤貧為宗族里鄰所信愛諸父將分異具載書益謙願受數少者比書上縣令疑其不均必致訟後竟無辭新安人士日盛歲貢額極狹端平甲午科舉有詔益謙率士友告州申朝廷員得增二丙申頒履畝之令州委舉職議益謙奮筆乞減免尋獲旨住科此其行義大略自學

問中來也益謙於所居號静菴又創堂闢軒曰風月曰
青紫皆自為記發明動静之旨浴沂之意格物之學為
時貴有識所稱許晚記可軒亦足軒以示訓家庭皆非
苟作者益謙經史淹該旁通百氏嘗自營樂哉之丘於
大富山窽奇偶二室以俟息焉又為屋以寓守者扁曰
伴遊且書其棺之簟曰斂手足形枕簟之安原始反終
是為達觀一日蚤作命子若孫來前曰爾曹立身行已
之道平昔言之熟矣生死之理真同夢幻吾將逝矣其

以明年十月九日吉辰奉吾柩藏之毋忽言訖而逝實嘉熙丁酉四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有七娶程氏先卒子男四人長起莘次起宗繼從叔後次起蒙起黄女四人適進士程誠進士胡希益進士方子回進士謝炳孫男應辰業進士孫女五人適進士汪銓進士鮑鑑餘尚幼曾孫男仝壽詵詵未艾是必有能昌其學者矣起莘等從治命奉襄事前期具行實來求志銘每念益謙與其弟益欽俱以文行高月旦評號溪南二吳其學晚無

師獨二難一見以為可語遂為忘年友文場燈燭同之朞偶先登既而益欽以不克成卒今益謙又以不克成卒成不成何足計顧前輩零落殆盡後生莫見典刑感今懷昔為之隕涕謹敘而為銘銘曰

大溪之南爰伉其門大富之山聿新其墳師友淵源不墜斯文經訓菑畬貽厥後昆曹弘齋溪南吳氏長虹先祠記

歙西溪南吳氏故大家宋慶元嘉定間兩鄉貢馳聲甚都親昆季也季曰耕齋先生先十五年而貢貢之二十六年試南廊勑授文學未及銓注而卒得卜於所居之南二十里曰長虹葬焉踞坎挹午四望適停延袤可十畝佳山水也歲嘉熙

庚子厥孫景深翁祔焉去之六十六年為元大德乙巳曾孫君實翁祔焉其配汪氏壽藏祔焉伊川左昭右穆之圖呂氏婺州明招山之例有相似者同里讚之里人士誇之玄孫崧高維申甫曰猶未也古不墓祭重廟祭卜兆之次繼以鬼饗始謂之備乃即東偏築屋奉三塋之祠而曹涇為之記涇聞之先賢莫為於前其美弗彰莫為於後其盛弗傳耨翁由科舉登名立門戶軔發軸折徼有欠憾永宅協吉如相補除神靈安子孫盛慶事殆未有涯前之為不可泯也維申用治命襄事孝思所拓如梯斯攀三世合并一堂揭妥今日之祠遂當與此山此水永相映帶後之為之為何如哉昔徐甄氏之思亭餘姚胡氏之存菴止為父母或兼昆弟後山野處二公猶為之嗟嗟不容口使東此筆當復何如而惜也涇之筆力弱也因系之以歌為迎饗之侑曰魂來兮耨翁閶闔開兮詞鋒轅正南兮北風歸來長虹茍有以燾後兮寧其劬躬寬來兮深翁槐花黃兮青驄梁炊熟兮道窮歸

來長虹視乃厥祖兮事將無同魂來兮寶翁早孤而立兮晚壽宜隆足見先人兮夜臺西東歸來長虹後百年兮德耀依鴻亂曰水遶兮山重千載兮斯宮桼潔兮盛豐百祿兮來崇是為記

宋江西轉運幹辦公事程公晞尹墓誌銘

方回

予守睦屈休寧程君克紹簿遂安尋為眞代去不復仕蓋詩禮之學有自來今得汪君宗辰所述君先公行實觀之乃知予之賢父之教也公諱晞尹字聖任號隱莘居士少負大志若昔阿衡曾祖儼祖莘考嶸自忠壯公

靈洗後世為新安望姓家地名大富營去汉口十餘里故端明殿學士程公珌所居也端明器公以所親呉氏女妻之公性簡訥重然諾從師取友聞博見新舉動不凡早失怙偕内子事母孝事必稟命不擅食必親進不委婢媪疾必親嘗藥曉夜不解帶母飯乃飯母安乃安風木疚懐練祥猶慕姊嫁而貧生養死藏視甥如子完其一家中表能治生者貸不取贏疎且逺待而舉火者不一晚欲倣范文正為義田而年與意違由家出汉口

兩岸夾澗險阨迫窄寒病涉潦望洋椎鑿煆燒破折崔嵬去阻就夷頽穹岀卑杠梁成輿馬通靡溺靡趺凡四世歲不輟工榷衡斗斛守高曽舊物斂散平均無他人輕出重入之弊里之為富者責逋租息子倍本公惟征定額久則毀券以其才足負荷斯世而名場齟齬授承節郎江西轉運司幹官壯心灰矣即第之東刋山樊圃引流種樹亭榭潔雅與賔戚相觴詠借謝傅之東山名之微恙不起公生於嘉定八年乙亥卒於咸淳七年壬

申壽五十有八德祐元年乙亥藁殯於近里之萬竹至元三十年癸巳改葬於遂安龍耳峯之南公曽祖墓在龍耳之北孺人吳氏生受恩封先七年卒墓在龍耳之西子一人即克紹與婦戴氏度公佳城二十餘年而後得卜安靈三丘密邇誠孝所感豈偶然哉孫男三人清正儀孟仲踰冠讀父書克家季尤岐嶷孫女一人及笄許嫁婺源迴嶺汪氏銘曰

種德為根枝兮葉孫采花食實若古桃源是為積善之

門虛谷書云誌銘共五百八十二字古文以簡爲貴簡則可以傳遠愧回所作未能簡耳書與篆額得名士爲佳仍須佳石則久而不泐回拜手

汪常簿復傳

洪焱祖

汪常簿復字晞顏婺源人登景定三年第累遷監行在豐儲左倉朝議倒廩揚精鑿恩餞内卒諸倉患之復抗辭謂邊士勞苦精糲何擇餞内卒驕久矣今又啟之脫一日給麤惡若曹能安乎兵部侍郎吳革以白廟堂事遂寢初復之父嘗佐賈似道於鄂閫復已知名及賈專國

宰相擬官見復姓名指之曰人望也見慕如此而復終不願附為太學博士司業盧鉞問復朝議㸃士籍何如復毅然曰天下多事矣軍民業業皆有離心可又為此以失士心邪賈聞甚憾咸淳庚午除太常寺簿數月以臺論去仕至朝奉郎通判揚州至元甲申行臺訪求耆德江東得九人以復為首復潛使辭焉後部使者盧公摯至邑强請見因勸以仕復愀然曰亡國之大夫猶踽踽為世用公何取焉卒年六十八先是德祐末家居兵

至正坐不去兵欲執之子櫄以刃拒一兵蔽左右負復以走衆遂殺櫄丞相馬廷鸞以書唁曰能執干戈衛父母世不乏童蹟矣櫄時年十四云

馬碧梧丞相回汪晞顔常簿書　子十年

與稚友所歷者何變耶夢耶幻耶念通前刼抱此罔終咎蹇两儀未由自諗平生讀元次山化説自道德爲嗜慾所化以至顔容爲風俗所化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自天地化爲鐵鑽以至烏鳶化爲君子吾聞其語矣未見其時也而乃今見之雖然吾見次山之所見而次山又未見吾之所見次山之説亦有不足信者謂朋友爲市利所化化爲市兒此語殊不足信何者某平生交游影滅烟散而浮溪之上有前太常書徜在門於是以次山之説爲不足信矣晞顔有野民之學表聖之節幼安之知今遂爲天之逸民使減某當年非據之處爲執

事今日則吾瞑目矣何尤熏炬肴羞與訪問死生之幅粲然奪目將為我賦十月之交以為壽是何言與某偷生而不顧生祈死而未得死者也最是造物留此區區朝呻暮吟與二豎尋於無涯久已厭之矣亦既不足當此但呼兒拜手占答祝以善藏珍題之緘而識之曰此某年某官父執之所貺非辛未壬申錦標玉軸者比也其何敢忘

胡主簿次焱傳

洪焱祖

胡主簿次焱字濟鼎婺源人少孤家貧母氏策勵以學劬書不輟博覽強識魁江東漕補在上庠公私試輒占高等登第授迪功郎湖口縣主簿以道遠祿養非便改

授貴池縣尉既任簽憲郡幕錄五縣囚人稱平允有鬼物想毆死者獲伸於公德祐乙亥微服歸鄉或以官進招之賦媒嫠問答詩以見志金華胡公長孺跋其詩曰宋疆於淮重兵在山陽盱眙合肥池岸江城惡渠隘淺荷戈不滿千人兵未及境都統制張林已納欵降附與異意輒收殺之當是時濟鼎爲附城縣尉貴池羸尫弓手數十百人勢不得獨嬰城家寒親耋無壯子弟供養伺張出迎托公事過東流縣作冢其道周書木爲表識

曰貴池尉死葬此下用杜張猜疑令不相尋迹歸婺源以易教授鄉里往来從學者常百許人昔人稱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濟鼎蓋從容就義者歟

紫巖先生汪公宗臣行狀　汪斌

公諱宗臣字公輔號紫巖唐端公十一代孫也曾大父諱夢弼號適安逸人晚年更號友鹿居士年十四父喪奮然自克務學愈力六中亞選補國學内舍免解屢試禮闈不第遂無仕進意乃遊江淮歷嵩岱走關洛以歸

因賈若於常不事產業紹定壬辰自荆溪息踵寧居於是闢東岡築亭上曰友鹿下曰侶魚娶俞氏生二子長曰居安次即公之大父也諱居易卓犖有材幹科舉不利復修常之别業增至千五百餘户於所居之東偏闢池建書堂延族巨儒梅澗先生訓導親族子弟扁曰信齋因以自號晚授廸功郎兩浙運司幹官未任而卒娶胡氏無子覓胡氏幼弟為嗣侍妾數人時氏生有尚父諱有聞號坦翁嘗以書見閫帥立信公合宗譜為之留

欵給榜曉示復卜居於祖屋之左名睦肥堂子孫同居六世矣享年八十歲娶江氏享年七十七歲二男五女公其長也次曰季洲公生嘉熙己亥十月二日為人端慤好讀書賦質雖鈍勵志自修幼學於梅澗先生先生學於毅齋沈先生其學淵源實自考亭咸淳二年丁卯六年庚午兩中亞選遭宋末造引身不仕乃遊鄉校與海寧程運幹希尹父子交四十餘年無間自扁其游息之所曰寓所命族姪孫炎昶作記因與虛谷方使君甚

善公為撰運幹行狀請銘於方公回緘乞紫巖先生商略公為删改三十餘字方公歎伏父母有疾即命醫檢方親製藥餌精誠所感服之良愈及卒哭之過哀三日而食一以禮自遵親友交相慰曉爰攷諸史籍著為世乘窺斑一書辨論精明文思高古雲峰胡先生定宇陳先生深歎美之又集疇昔詩文為四卷自序其始末以遺子孫泰定三年恩加父老錫以帛纊至順元年詔民間九十以上者有司無役其子孫故雲峰先生書中言

公之者年碩德為不可及其畧曰老先生年將百歲而有七十歲之子五十歲之孫曾孫年近三十且又見玄孫書聲滿家綵衣五世祖見孫而及見孫之孫孫養祖而逮養祖之祖端為吾新安盛事庚午九月十二日忽感疾至晚屏退家人命諸子親與沐浴振衣正冠居於牖下謂曰吾學不名家何功於世吾沒之後治喪則稱家有無切不可過禮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亦莫為陰陽拘忌汝等切不可違命視吾死為無知也吾亥時當

長往與親厚決別至是遂終焉壽高九十有二歲葬後村娶游氏壬寅五月三十日生年八十六與府君同受恩帛後至乙亥又受表裏兩縑子孫得免戸役者十餘年歿於乙亥六月十七日壽高九十有四歲葬後村子男五人長曰勝娶游氏次曰同能讀父書娶程氏三曰元亨時大三帥幹有常寓行在屢書覔而為孫有詩名世勅授平江路教授娶相府謝氏今居崑山趙家莊四曰定娶游氏五曰順繼六弟為嗣乃父命也女來弟適

里中游梅巖存德孫男八人曰泰壽娶游氏曰朋壽娶江氏曰眉壽娶游氏曰祖壽娶俞氏曰柏壽娶江氏曰臨壽娶詹氏曰元壽娶程氏曰翼壽娶游氏曽男孫十二人天祺天禧延安崧生修老儀生天全天貴漢老梧生皆公命名公殁後而震生曾生生焉實祖宗厚德所致也斌幼覩公之行實為審謹叙其大概以託立言之君子圖不朽云時至正八年歲在戊子七月丙申姪孫斌謹狀

程義士楚翁傳　　家乘

程義士楚翁婺源彰睦人忠壯公之後也性倜儻喜問學豪於詩嘗叅請於湏溪湏溪稱其逸才必當名世德祐末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下楚翁憤憤散家貲陰結敢死士將復郡城因以舉事事洩被執搒掠幾死夜以金賂守者得脫去之鄱陽時碧梧馬丞相廷鸞隱居不仕楚翁往投之碧梧義其為人遂客丞相所久之閩疊山謝提刑枋得在閩又去之閩客疊山所會時事稍

定潛歸婺源人有虞之者復走閩凡十年間關險阻一寓於詩有黍離麥秀之感讀之令人涕下疊山被執北去楚翁倀倀無所依亦死逆旅中其所著述經兵燹後片紙隻字無復存者惜哉　碧梧贈楚翁詩曰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中尚懷丞相亮肯著大夫雄有客來令雨誇予邁古風幽情傾不竭渺渺碧雲東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八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遺逸

故宋逸民草亭先生程公德萃述

程文淵

自古介行之士或遭世變或不合於時必晦迹山林隱於巖穴富貴不以動其心寧没齒而不怨嗚呼世降罕聞其人若吾草亭先生其庶幾乎先生生宋之季居楚

郢之墟再世雄於貲家蓄巨艘往來貿遷歲靡虛曠產業綿亘儲積盈溢先生視之泊如一不介意惟悼世澤之微折節為學從師取友不遠千里與宗人徽菴先生若庸同游雙峯饒先生之門經史百氏洞徹微奥識趣超邁師友稱焉獨於科舉之學未嘗經於心口曰是義與利之辨爾間侍父避兵泛舟漢陽父没逆旅喪葬盡禮從兄來居洪徽菴適長臨汝書院先生負笈往訪之益相切磋慨然以斯道自任期於力行以造乎極未幾

炎祚告終兄子擁旌旄盰上先生乃挾仲子退居臨川
長安鄉之池頭距城不百里樂其山水明秀峯岫環翠
搆數椽以居父子日率僮奴畊鑿灌漑穫採以自給暇
則幅巾杖屨與田夫野叟雜坐隴畝互相問答登臨翺
翔觴詠自適或談時事笑而不應士子來學謝以無聞
諸侯交辟辭病不起剪茅作亭於室之右偃息佔畢遠
近式其儀範咸稱草亭先生自號宋室逸民為詩文多
不留藳逍遥林下壽七十餘以終嗚呼若先生者其古

人之徒歟豈没世而名不稱者邪先生之長子來承大宗世稱雪樓先生者也寵命雖不加於先生而先生隱德益光大矣爵禄云乎哉先生諱德莘系出新安忠壯公之裔前代迭有顯人祖宥興自新安休寧遷於郢之京山父子明卒於沔葬於郢配嚴氏有賢行克相先生終著令名次子文渙讀書博聞行敦古誼自號愚莊至元大德中再仕而歸不俯仰於時雪樓嘗曰吾弟愚莊真愚也年七十五卒孫男六人曽孫若干人悉書於譜

先生既卒子孫奉柩返葬吳城後遷池頭所居之後士友表曰雪樓生父之墓云從孫承務郎衡州路衡陽縣尹兼勸農事文淵拜述

按建昌之程自宣慰飛卿當宋季以城附元由是父子兄弟悉擁節旄至雪樓文憲公復大振之遂赫然為一時之望先生獨當其時退居池頭自號宋室遺民視富貴若將浼馬高風峻節邈不可及而傳宋史者乃不列之篤行隱逸中使與兩龔淵明為伍非大闕歟考先生實與徽菴同事雙峯得考亭之學而益修明之其所立卓然如此故表而出之以諗觀者云

知縣權州宣叅畢公祈鳳墓誌銘

方回

梧山先生畢公諱祈鳳字景韶以大德四年庚子十一月十五日卒以宋嘉定十七年甲申閏八月五日生享年七十有七宋孝廟重武舉上三人及前名率數年可得邊郡公入武學閱禮齋即升內舍咸淳元年乙丑省試第五人廷試亦第五賜紫袍金帶象笏進士及第授承節郎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司幹辦公事循修武郎公精通經學年十七亟鄉薦偶用七書游右庠寶祐四年丙辰也公之先唐末自永州徙歙州歙縣再徙

休寧千秋鄉碧溪族益大以姓名村三遷藤溪曾祖德
妣巴氏祖璘迪功郎妣楊氏父夢和學者稱晉齋先生
舊臨安府學免解進士妣徐氏封孺人晉齋經賦兼通
尤精春秋左氏當擢高第不幸卒年四十六在公入學
十年前而迪功壽八十五見公得儁橋門迪功知名當
世郡太守縣令下車必守而問畢良之士大夫鄉父老
兒童走卒無不知有畢良之陰行善事勇為義舉掩疵
揚美曲成後進平兩造兩劑之競代束矢鈞金至粥田

弗吝用是鍾秀於公公初仕見知沿江制置使馬公光
祖入其幕兼建康府學訓導欲厚其禄俾攝令溧陽固
辭兩任六考制置使吳公革亦見知外射知澧州石門
縣賓榮登之八稔京湖四川宣撫大使朱公禩孫熟公
才名屬幕客章公應午招公兼宣叅權辰州倅至聞奏
為真公以親老一再辭亥子之間李銓戍吾州虎哮狼
噬公潛調柔銷其暴民艱食賴公無饑李銓納土北覲
未還其部曲李世達挾其子為變潰入閩草竊乘間屠

燉黟歙世宦高貲禍慘甚公鎮以静獨休寧無患婺源汪公元龍起知州事偕總管趙公謙挽公一出至欲擕具叩門公皆謝之慈闈早寡多病公夜必燃香告天願減筭壽母侍藥次欲酒醫難之公恍惚若見神人誦詩有何惜一杯之句急進酒病立愈壽至九十有三而公年近從心茹哀幾毁列像事之每祭必慟公早師兩科杜公禾嘗肄業顏山佛廬嗜書如飴晚喜陶淵明詩教子及孫惟責之讀書而不責之仕諸公貴人屢請不許

予元老與回筆硯交諸孫能詩時與回書論詩法取友待士良謹塾客陳君櫟十年不易一日出集英殿命服周視之尋衣一新道服呼諸孫夾侍出揖客而入若訣別者明日稍怯寒食少減夜半丑時語諸孫曰吾去矣恬然而逝予一人即元老在杭聞訃徒跣奔喪回寄詩哭公謂與回同生丁亥乃進士官年今讀前進士鄉達曹公涇所為行狀乃知公長回三歲元老已得曹公狀似不必回贅為誌銘然不敢固却公夫人汪氏長公三

年今八十一賢淑康健女一人嫁將仕郎平江路長洲縣主簿汪次焱孫男五人昭祖弘祖正祖從祖壽祖曽孫女二人將以今大德五年四月四日癸酉遵治命葬於其里綺灘之源銘曰

相種將種世常有聞不如書種源源高門家世與學詩禮典墳集英甲科佐彼虎賁作縣守郡視如浮雲師表於家一子五孫旣皆能詩又各能文何必萬金以肥後昆

孫上舍元京傳　　朱同

孫上舍嵩字元京埜山人貌恠奇趣尚幽潔以薦入太學宋亡歸隱海寧山中自號艮山示不復仕杜門賦詠凄斷淪絶以寄其没世無涯之悲時婺源有制幹許月卿先生者亦宋進士宋亡歸隱製齊衰服之以居月卿婿江凱及婺源人汪炎昶皆絶意當世俱從嵩遊其詩悲壯激烈讀者可知其為人方回得嵩詩歎曰持此以見朱文公可無愧矣嵩弟巖字次臯亦以詩名

滕星崖𤫷傳　　汪幼鳳

滕星崖名𤫷字仲塞質貌清古性度高遠不事產業財有贏餘即以濟窮困為文不蹈襲古人自成一家草書有晉人風度常命兄子舜夫求文丞相遺墨舜夫得所書過金陵驛詩以歸𤫷日懸於堂焚香拜泣又過西湖拜岳將軍墓賦詩以伸其鬱有相對含悲石翁仲老哀無淚落秋風之句其忠義蓋天性也黄文憲公溍誌李君與廉云聞滕先生𤫷會朱陸之學而得其同與廉率

朋徒往就講學其見重如此及卒王茂伯為文祭之略云才高明而不自有氣剛大而不自屈片言隻字散在斯世殆家藏而人誦之在先生則土苴耳

學賓菊存鄭公天麟墓誌銘　陳宜孫

公諱天麟字德甫自號菊存志隱也昔周宣王母弟友封於鄭子孫氏以國至漢高密有鄭公鄉通德門史冊尚之摭吾郡英濟王傳王少育舅鄭家則𠕋有鄭自隋唐始而長齡有鄭自友山始公曽大父拱辰曰此兒與

吾同命之曰同公頎然魁碩事親以孝閒平居履正祿醇恂恂然里閈有寬厚長者風不特同友山翁而已凡挾藻含章皆自洽博貫穿百氏出人曰此同鄭廣文也凡剖疑論事所諏定如契龜好客過門翔棲浹日無倦容人曰此同鄭當時也凡勸隄防精禱祀序長幼有儀賑貧乏有廩人曰此同鄭次公也歲乙亥人詠兵戎農穉耒耜民色若菜公匍匐救助遐邇畢粟以故人無搖心德之者萬喙郡侯寺丞王公積翁以其事聞累授職

本路鈴階至武節謝曰吾安用此會本道提刑察使竹
庵鄂通先生希魯初行部淬勉多士於耆俊尤重予時
分教鄉校亟奉命禮公作賓公曰乃吾志矣盍屏蒙務
覽名勝義方之外與騷人課以詩有小藁曰梅竹拾遺
方將繼處士於松庭尋子真於谷口俄嬰寒疾以果熟
辭木自遣脩然而逝時年六十有七公以丁丑十二月
四日生以癸未四月二十七日没以己丑正月五日卜
窆葢歙縣中鵠鄉醴泉里穎源也公娶汪氏男孟孫世

儒藉益大其家聲嘗踵書學預一選充永盈庫官娶汪
氏女三人次男可孫娶鮑氏三男岳出繼孫男二人弘
紹暨孫女五人其孤以其先人之善予也願銘焉予思
芹泮舊遊歎菊存一生劬學而奮藝場屋僅三亞鄉書
器其才而不柄於用其所安者天也銘曰
醴泉之里澤泓渟兮同穎之源實茀芬兮巖突峻夷龍
連蜷兮松蒼菊晚寒迟迟兮是惟德甫之宅孔成孔安
裕來昆兮

鮑魯齋雲龍傳　洪焱祖

鮑雲龍字景翔歙縣人幼嗜書至忘寢食義有未解即家塞窻户靜坐默思比長博通經史易學尤精母病革夜半陟西山層顛焚香祝天願以身代母病尋愈從師閲俊甫試郡庠踰年積分格當陞職雲龍乞以讓其師郡博士嘉之遂同陞焉鄉試中亞選偕同里鄭芭待試國庠將入棘闈鄭疾卒雲龍不就試傾貲護芭喪以歸聞者義之次舉乃領鄉薦己酉省試不利因絶意科場

居鄉教授生徒潛心理學有天原發微若干卷行世又有大月令筮草研幾未傳方虛谷天原發微序大江之南紫陽山之北黃山之下有隱君子魯齋鮑公精於易學無書不觀妙年冠計偕選年七十一長回一歲與回凡弟交終其身容於同里廣西道儒學副提舉敬齋鄭公之家交友相得資之著書其書曰天原發微五卷二十五篇天果有原乎曰有所謂形而上之道也漢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如此則是先有天而後有道原本也宜當曰道者天之原而天之形象氣數萬物道之末也器也公之書首太極陰陽未生先有此道故孔子曰太極陰陽既生道在陰陽既有天地道在天地既有萬物道在萬物故朱子曰一物各具一太極次二曰動靜次三曰靜動人皆知對待流行之動靜而不知天與聖人主靜實為動之君動靜自元起靜動自貞起故也後二篇明造化之鬼神非老釋之

鬼神述造化之變化及學問之變化皆有功斯道往聖先賢前作後述捜玄獵冥参以己見天原之微備矣是書也往復難問將十年敬齋梓其書行世回宿諾魯齋以序文序文成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日南至而魯齋前十日以疾不起家僅有一孫嗚呼痛哉牖下尚有一卷未刻敬齋為竟其事回聞之輒增書魯齋生謝本末併就書敬齋樂善尚義之美能盡師友之義而回所書亦庶乎不負兄弟之義云魯齋名雲龍字景翔敬齋名昭祖字孔明與回皆古歙州歙縣人元貞二年丙申十二月十五日己酉里友弟方回萬里序

肯堂程公心宇墓誌銘　　曹涇

論文於科舉之時匪野則腐論人於世變之後匪庸則猾其以清文得儁以吉人擅譽茲非所謂深林之蘭而

歲寒之松栢矣乎予於肯堂程公有感矣公天孕不凡
落筆成文自然清雅歲乙卯戊午伯叔父連貢公與學
聖公同生巳亥者也有遺賢之歎謾曰輸君一籌遂踵
得之亦復奚憾遲之遲僅一入亞選又以陟屺之戚不
成試太學命之不猶如此自是應舉之冗折而從俗經
畬之世惟柔惟順副以儉勤公纂承之滋弘益謹丙午
之夏冦毬於鄉再剽掠無慭焉戊寅而後科差特繁公
費百出無靳焉採金之初自歙入昇踰七百里力疾而

往竣事乃回艱辛何可殫述則亦怡然順之迨甲申始有幹蠱之子入癸巳始畢尚平之債奄至甲辰撫漆園子無生之感稍以吟篇遣懷舊與親知往來賡倡至是成帙每曰世味熟矣吟自在詩以是學堯夫可也庚戌春晚始患痢入夏寖劇延醫禱神邈不見效猶欣然奮筆為諸孫治姻書甚謹至六月二十九日晨起呼子孫至前曰吾今日脉絶矣申初據床東向而坐須臾而化公於死生際了達如此得年七十有二生之年己亥八

月十六日也公襟懷粹夷與物無競於仲氏定宇友于篤至其生也不諉以事極拊存之其殁也攜扶誨導其子孫至於有立無幾微德色也平生喜談地理宅後蹐園母夫人之葬既諧僉論於經畬公卜兆凡三不惜重費卒用閔口築屋買田以具祠事贍守人既備也又勇捐龍富己地以遷大父母塘坑之葬崇孝急義族黨夸之辛丑歲得地顏源隸歙縣二十九都於至大己酉十二月庚申以潘夫人竝遂合兆庚戌十一月十一日也

築屋買田亦如閔口其地又巧與五世祖三山府君墓為一山之隔樂哉斯丘祖考其安之矣謹按率溪之族派自黄墩遷於冶山念二府君始遷者也三世為郡司馬諱詢四世為公之祖諱勵勵生經畬公諱一麟公父也母夫人柯氏公諱心宇字天懷自號肯堂娶潘氏生以甲寅五月二十四日歿以甲辰八月二十二日男三人渴忠相孫男十人眉壽椿壽榆壽山壽箕壽趙壽延壽仁壽嵩壽昶壽銘曰

不偶於時公也有文不悖於時公亦有聞展也此墳其埶璵璠是有餘芬有子有孫按心宇五世祖敦臨在宋以般碩行實重其鄉而族益繁有祠在栢山寺子孫本其功而不忘也敦臨四世孫夢鬬嘗遵伊川先生之說立宗會弘齋序之而又銘心宇之墓益曹程世族弘齋鉅儒館於程氏最久也國朝正統中敦臨九世孫玩道和等倡立忠壯行祠以展宗會之禮弘治初十世孫鼐又合族人修復栢山故祠以重始遷之祀兩祠祭規悉用家禮參以時制而鼐之子曾編訂刻梓以傳益敬宗睦族之舉在諸程中多稱率口而其講授淵源亦有所自云弘治壬子仲秋一日曉起因閱率溪程氏世澤編題心宇誌後如此路郭族人敏政書

李隱君森墓誌銘　揭傒斯

新安李宗奕以元統元年十月之望合葬其考妣於婺源之北泰紫橋之東至元二年宗奕至京師以書謁予銘其墓辭甚高而意甚悲也屬予未暇明年春乃按其鄉先生胡公炳文所為狀序而銘之君初諱辰祖後易名森字森高其先世有諱德鸞者始遷婺源之嚴田里是為唐德宗七世孫曾大父諱玘宋紹定間嘗貢於鄉大父諱洪父諱霆發世以明經聞君事親孝事長弟喪祭賓客必盡禮遇下有常喜怒不妄施同居七百指無

違言與族子弟言必及其祖父艱難之狀而申以讀書為善之勸有善稱之有過訓之有慶弔必先焉國家治田賦濫或勸分之他户寧受之不忍為火起其隣惟號泣求保先祠環祠皆火而祠獨不及乃徙居市市人夜風暑於門喧雜嘲笑見君皆肅然起意不便之又徙故宅之西近其母之墓居之葢厚德君子也以延祐五年十有二月十九日辛年四十一配俞氏諱辛字柔新其在室有巨室求婚輒不樂年三十四始歸李氏慈儉貞

懿不尚珠玉華采服勤敬養謹身節用化行一家宗族稱其孝娣姪服其訓臧獲懷其惠夫婦相敬如賓其父母家在城北朝夕望禱祈二親之壽及居其喪哀毀如在室夫子既歿及築故宅以居教二子宗奭宗慶皆為士故於俞氏為孝女於李氏為賢婦天歴二年秋九月九日以疾卒年五十九時宗奭試藝錢唐還及門而母方屬纊竟不得一語而訣此宗奭終天之痛無涯之悲也胡先生曰易家人之象稱嚴君象稱交相愛李君夫

婦有焉夫以李君得修齊之道俞氏有內助之美宜能交相愛也李君早歿俞氏能教其二子以世其家非嚴而能之乎可謂知言矣銘曰

有唐諸孫有燁其文宅朱子之鄉為盛族德門夫義婦順貽於後昆百世其敦

處士鮑公椿行狀　　鄭忠

公諱椿字壽夫歙之永豐鄉人也曾祖諱禕童祖諱子儀世以貲雄不樂仕追宋末朝廷括富家以充軍實家

減於初父諱璨從學魯齋鮑先生見義勇為年十八九
時聞宋靖康主和事心不平之恒以胡忠簡張忠獻為
山斗宋鼎既移自放于山水間絶口不談世務郡中名
士若許山屋汪古逸滕星厓江雪矼里人鄭貞白吳古
梅咸推為後進第一人邑宰鄭君安累薦之誓不仕公
母亦出雙橋鄭氏公生九年而母亡鞠於祖母潘三年
而潘亡繼母向杲吳氏也居七年而父疾作公奉湯藥
日夕不離側及卒葬祭一遵禮度事繼母惟恐或缺母

慈子孝人不知為前子後母也居家勤儉而厚於賔客
自奉麤糲樂施貧先業恐弗克負荷宗族恐不克敦睦
終身忍讓有犯不校娶寒山方氏有兩子曰怡曰逺師
未娶而亡妻亦繼卒五年三喪不堪其憂而公益力於
善不輟有女不輕許配閘雙橋鄭勝德賢贅於家公安
其養嘗泣語之曰吾祖兄弟十五房子宏景定中任無
為軍教授子發子寵再世而絶子文子大子壽子震子
衡子龍子麟子麒一世而絶惟吾祖子儀伯祖子肅兩

房爾今吾兩子又亡何天禍吾族之慘邪子肅傳五世有孫十四人矣非擇賢而繼其何以振吾先業遂以紘姪之次子鎮傑篪姪之次子朋笈姪之次子神保鼎繼怡後由是三孫日侍公側樂甚不數年而旱荒繼作紅巾倡亂祖孫避兵瀕死者十七八年國朝龍興天下一而公七十矣步歸田園倡興水利告戒宗族守法奉公故村落之中無一人身犯徒配號為良民公之力也先是公卜地於平園山葬妻方氏虛椁於左洪武九年丙

辰七月十三日無疾而卒去所生大德丁酉十月廿九日春秋八十擇以明年某月某日畢其葬事勝德與鎮傑踵門請予狀其行予其婿之族予雖不及拜公而聞其德善熟矣用敢摭述如右以為求銘之張本云洪武十年歲在丁巳十二月朔里人鄭忠狀

鮑屯鮑氏族譜序

予家自遷沙溪始祖球三世祖閭五世祖元珍咸娶鮑屯鮑氏去今七世世歲訪死弔禮不墜先君令君與君玉鮑先生尤善國初先君尹歙薦君玉為教諭予從魯齋鮑先生遊君玉與其弟已先在門下予以父執事之彼以世戚稱予為叔一無所挾一日先師語君玉兄弟曰故老相傳鮑屯崇越并予豐口同自郡西門奈何厄於五季世系無

傳焉君玉得其言旁詢博訪由叔牙為齊桓公相功成九合業著一匡食邑於鮑世為齊大夫鮑牽據忠齊靈公而刖其足鮑牧見逐於悼公子孫散居於齊齊即古青州永嘉遷江南再遷於新安郡之西門隋廢郡為州治於黟繼遷於郡西十五里牌大業中始以十五里牌為墓即今簾前墓再遷今居以姓名地曰鮑屯蓋屯即聚也村亦聚也加邑為邨如云鮑村也其祖自安國始以下二十餘世墳墓生卒悉為條註本圖之下用心密矣而或無所考據者寧缺之慎矣哉譜成請予序之予家十一世生卒葬娶尚或有缺況倍世者乎嘗見郡中大家程必祖忠壯汪必祖越國方必祖鑑湖吳必祖少微疑其太泛今直序鮑屯一枝疑其太拘因質於先師曰與其泛也寧拘嗚呼拘豈中道哉顧人力量如交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苟親親弗能及五服泛何益於事哉詳而味之即盈科後進拘豈徒拘哉於是述父師之意以為序夫又何辭延祐五年丙辰長至日里人鄭千齡序

南山處士戴君杞墓誌銘　　貢奎

士之卓然有志於成立者多出於憂患之餘有以見理之故其所行遂足以稱世苟能是豈待爵禄之貴然後以為榮哉君諱杞字南山姓戴氏其世有可攷者始居亳之譙國後徙袁之宜春至南唐保大間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監察御史上柱國諱安遷徽之休寧邑由山鄉遂為休寧人於君為十四世祖曽祖諱一得建康府録事參軍祖諱杼江東提舉司幹官考諱登

庸妣吳氏君年二十而卒生以至元甲申卒以大德癸卯葬於鄉之遐富源娶金氏卒之後三十有五日生子曰蘭金氏邑士桐岡公諱鳳之女爲徽世家歸戴氏二年而寡年二十有一抱其孤越三年舅姑相繼卒一室嫘然桐岡公挈其母子以來保抱鞠育稍長延名師教之經紀其家政無不至十三年而公卒諸舅氏撫愛猶己子金氏茹苦自厲盡出奩具買田於戴氏非旦夕謀蘭年十八歸故居克自樹立事叔父盡敬一日舅氏手

君詩一編示之蘭得詩泣拜起哽咽不能讀泣不已請
其師陳君櫟曰先人葬久未得銘先生狀其事乞銘當
世以託榮焉孤也忍言之其可哀也夫君生而穎悟年
十二能詩文事父母以孝極力奉甘旨父晚歲多疾君
嘗藥於內幹蠱於外曲順其意嘗言二親未六十某方
幾冠或者返哺之日尚長也其言豈謂止此乎孫男二
人虎兒武康縣主簿程頤學君之鄉人也以泰定丙寅
春受其孤狀請銘於予予交金氏昆季陳君又予所取

鄉進士義不得辭予聞杜祁公生於父卒之後朱文公學資外家其所成皆若是蘭能知所本以思榮其親庶幾有志者歟若夫爵祿之貴其來未量乃為之銘銘曰碩果之義其中則全求本而木探源而泉吁嗟戴君綴祀復延後有昌者盍倣其先我銘諸幽以俟表阡

青可墓表　　陳櫟

葬書非惟無益於人乃深貽禍於人葬書非惟不靈於人亦未嘗靈於己郭景純以後之人迷於其說何其重

不幸也景純忠於晉朝為王敦所殺然初焉昌不遂善其祖父之葬地而庇子孫免斫頭之禍乎自卜葬地後竟淪歿於大江心自謀如此何靈於人使葬書果可信也葬師紛紛曾無興其家者不過栖栖人門以禍福怵人誘人肆為欺誑而已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昔之賢者謂死不害於人擇不食之地而葬焉蓋欲擇無用不毛之地以不妨人之耕植未始欲擇吉地為後人富貴利達計也愚人惑於葬師見某家富貴某家宦

達必推其先某地出之此地遂有名於時名之以某美形盛之久必衰其衰也子孫挾此地以售於人貪者捐重資圖之圖之未得訟而廢者何限幸而得之奉以葬焉此有名之地遂如傳舍更代寄宿不保其家之久而不衰也衰則子孫又以售於人而後之寄宿者又來居於斯矣然後知不食之地果為朽骨之永宅而有名之地不保其不為貴勢所奪也葬有中道如楊王孫之裸葬固非矣過之者埋金自殉標所有以示盜或記之籍

以示子孫又過為計以防之子孫貧而自發者不少為盜所發者尤多發之必鬻之未有不敗者敗者賣者必受禍夫始買者亦或遭誣厚葬之不特為身禍其貽禍於人若此反不如裸葬之不及者為無禍也昔之帝王厚葬莫如秦皇過於牢固極矣始不免項籍之發末不免求羊之焚薄葬莫如五季周太祖懲唐十八陵之無不發掘也遂紙衣瓦器以葬孰為自全乎泥葬書以求福而不覩子孫之衰微而責之以取禍與厚葬以自取

發掘之禍者其為愚蔽一也蘇文忠公詩有曰是處青山可埋骨達哉言乎吾女兄適古墩吳氏其舅執敬公慕義好古君子也姊婿諱惟深字子靜與先姊同生於淳祐己酉三子長曰昌先卒次乳名晃定名彬不惟無力可圖風水亦雅不信風水葬其父母兄於所居之後山既扳當世先生君子各為誌銘復諉母舅表其墓其家世之詳履行之懿誌銘具矣今惟紀生歿葬之歲月昌生於咸淳壬申歿於至大辛亥享年四十歲子靜没

於延祐甲寅享年六十有六歲泰定乙丑六月葬父字同穴先妣没於泰定丙寅享年七十有八歲昌以是年八月謝世墓塚相去一二尺許皆坐申向寅將取坡詩青可二字扁小亭於旁先取溪濱白石砌其塚撑石之梢大而匀者成青可二字於其上馬若稽古先賢之不信風水者夥矣章章者前有司馬文正公次有澹菴胡公繼有誠齋楊公胡楊二公之言比之司馬公尤為深切著明楊公之說見於答朱侍講書答羅必先省幹書

與春雨亭記閱其文集可知不假詳述愚尤於胡公之言有感焉胡公乞斬秦檜遠貶海外其配没於家公書祝羅堺尚志令與予詠同擇葬地只於水北一帶家山取其土厚水深足矣世人未有不死死未有不葬何患無地九經十七史老舅皆涉獵並不說富貴由葬地俗儒不讀書不見古人議論溺於陰陽家說背孔孟之學戒之慎之若不從吾言勿踐吾門勿受吾教澹菴之於羅堺戒其泥風水尚恐其信風水不免危言痛鍼砭之

豈如予之吳塲能自不信風水與予之定見脗合無間不待戒諭之費辭豈不加於潛菴之羅塲一等乎遂喜而為之書第前之云云高見遠識者寧幾人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其慎無泛出之也哉

秋江黄君一清墓誌銘　　黄　滔

君姓黄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滔用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黄

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為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竝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元珪蚤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為學君亦痛自飭勵期無愧於古人年逾四十始游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洎李公以舊學相仁宗賢才彙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即

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間恒與公亢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君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既寫以為圖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於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為扁

名以見志公欣然遣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過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君甞以母病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啗蜜法而無從得蜜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還遇虎君駭曰我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母為節婦子為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

後君有母之喪走京師乞銘於閣學虞公以葬張蔡公時當國問士於韓公式以君對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即欲擢寘館閣君以葬母辭公知不可奪則為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遍謝前為銘及哀挽者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為儒學提舉君歎曰吾親在且不仕今尚須禄仕邪遂去入玉蓮山中構精舍將老焉故人完顏君守贛奉幣馬迎致郡齋居歲餘餓思歸艤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

作旦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
五贛守為具衣衾買棺以斂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
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三年卒
子男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晉有家學
今為徽州教授曰紹為仲氏一鶚後曰勝曰芳女二人
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次適俞榮孫男五人女
三人君性疎曠好客不厭處鄉鄰有恩不喜言人短而
常推禍福成敗之幾開人為善其在京師所主皆朝廷

重臣每有所諮訪未嘗出一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為已
德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於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
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滑竊觀昔人去就之際出者
或未能無累於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昧昧不聞於人
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狥人退不絶物如君者益鮮
矣而滑安足以知之姑摭狀所述為之銘以紓其嗣人
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逢時之来患莫已知亦既有時又

有知己胡有不爲而止於此處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蹈厥中發揚在上其藏在下銘以昭之用慰來者

張隱君桂墓誌銘　揭傒斯

宋南渡時有婺源張珏先生天下之孝友人也嘗有鄰人無故醉罵於門其異母弟怒逐去之是夕鄰人死明日有司捕弟急母號泣不食曰必殺吾子張珏先生慮母之傷也以身代弟就逮韓蘄王聞之辟幕府而去其

籍後人名其所居曰昭義坊朱文公所稱四君子之一也其後百數十年有隱君子焉名桂字南榮自昭義徙居東溪之濵好讀書鼓琴善生產力作數應進士舉不中曰進士猶博爾博之勝負何足為多少遂棄不為事重親以孝聞尤善事繼母如事其母涿郡盧摯按察江東南康燕公楠參政江浙皆折節下之每欲論薦以母老辭行省辟杭教官亦不赴唯日與賔客坐蘭坡之上援琴而歌音泠泠裴回於蒼松翠竹之間倚牆而聽者不

知有人世也遇棃棗橘柚之屬熟則就樹取以啖客客或笑而自取雖多曽無恡情有軍帥者思欲一見君使數至君不得已而往見之及門帥方瘧作聞君至急延入卧室語良久為忘其瘧明日瘧復作延入曰願一聞蓬萊妙音君為一鼓作飛僊珮環之音再鼓為秋風亭臯之曲帥醒然作而謝曰吾病去矣自是瘧不復作大德十一年正月朔夢行曠野中見一道士危坐石上意必異人也前揖而問曰吾壽幾何道士曰汝壽七十逆

數一十一覺而曰後六年吾其死乎蓋是歲君年六十一皇慶二年十月君果卒某年月日葬於丹陽鄉深坑之原其外弟王儀邑之賢士也數欲狀君行弗忍也既狀而死儀之友王壎致君之子之意求予銘乃次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惟南榮氏士之球琳曽大父默大父繼散父曰應發世表儒林配江子壽德盛家肥程梧汪璉二女攸歸子復有子伯曰文在武仲季斌三鳳噦噦亦有朱洪實為孫

婿琴在人亡寧不興喟伯牙絶絃傷無鍾期伯牙死矣期在何為

右揭文安公為此銘時文適自鄉里入京在坐公問先生何如文為具道平生德望之美公欣然明日藁成至正壬午之春三月也後十有五年文奉詔來江南會先生之孫文在之子吳于錢唐泣告曰不幸鄉里被兵先人沒先曾祖墓碣亦毁無存者矣猶幸記憶具詞乞書之將重刻諸石文哀其志如其口授而書之按此誌文安公但據狀而作而狀之作則在至治壬戌之歳吳益未生也吳才行俱美能世其家至正己亥春三月　日同邑程文識

蔣市監宗元傳

程文

蔣宗元字善卿徽歙縣人唐歙州通判華之裔也父世

選蚤卒事母至孝魁梧木強有志氣從兄熹甫入京師
懋遷為業時年尚少心計頴敏能辨物精麤相時利便
賤入貴糶出中機會往往大獲雖老於市者莫能與之
校然執義慷慨好施予貧負逋者不深責市人非理相
干小者讓大者抗正色直言無所回互而中心懇惻忠
厚不訐人之短不報人之怨與諸昆弟族人同財無纖
毫私以是益見信重諸公貴人多折節與交若前户部
尚書廉公亮今尚書丁敬可故河南叅政焦孝先淮南

參政趙伯器今司農少卿賈得新刑部劉仲素諸有名士皆其知己也兄熹甫從子淮卿已得官去諸公引宗元使仕不可會京師歲大祲宗元發粟以賑餓者朝廷嘉之強畀之官宗元曰吾厭世人皆欲做好官不守廉節即官我願得一下職衆所不欲者以自試乃授羊市監宗元欣然就職羣少年賈胡宿蠹以宗元南人卑之遂起為姦利宗元縛其渠詣戸部戸部直宗元械渠徇諸市杖而遣之令宗元曰凡若是者其執以來郡少年

大駭歛迹不敢窺羊市潛伺宗元所為皆公無私相告
曰是監不可犯也竟三年無陸梁者代滿之日市民商
旅以頂戴斗焚香而拜於門者相屬父老歎曰自有市
監未嘗見也遷泰州務使以隱疾不赴至正中家居京
師日與故人長者相過從彈碁飲酒為驩無復仕進之
意矣又築立本堂於江南故居黄山之下將以歸老焉
翰林侍講學士揭文安公為文以記之朝之士大夫播
之詠歌四方傳誦宗元次於諸族人親戚為長顧左右

皆其從子孫行受約束嚴憚莫敢自縱治貨殖率以宗元為師歲時燕集宗元必至坐上坐長幼更起奉觴跪拜為壽盡歡極醉乃罷然以疾故閉門卧不多出子一人初蔣氏大族多富家宗元獨孤貧小屋數間茅茨母子幾無以為生夜鄰舍火宗元度不能自救決鄰舍牖出其二女子火大熾房屋皆焚燬四圍竹木盡焦而宗元之居獨無害若有鬼神遮護然鄉人驚異以為宗元事母孝故得天之佑後必昌達果如其言

程生曰善卿在諸蔣中最後出而卒居其上觀其所成立天性孝義豈繇學力哉不卑小官以能自見一時名卿大夫士亦自以為不可及世言新安地勢絶高俯視杭宣池饒諸郡有崇山深泉峭清多奇士秦漢間數稱列仙梁程忠壯唐汪越公皆死為神至今血食宋朱氏道學冐天下國朝汪良臣號鐵面御史布衣鄭玉隱師山令天子備玄纁遣使聘之下此者磊落不可勝數豈非風氣所都邪

許處士汻墓誌銘

揭傒斯

至順元年予以奎章閣授經郎與修皇朝經世大典新安程文實為史屬嘗言所親許氏有賢子出後於汪汪氏育之有恩教之有道許氏子亦事之有禮父慈子孝一不知父汪子許也及汪氏父母死汪氏之族立其同姓子為後許氏子曰立同姓禮也吾其歸奉許祠乎乃歸許汪氏寸田尺宅無所幸遂以字取汪之右許之左合而名之曰汻而字元思既奉許祠又別祠汪氏父母

以報之德且以許出睢陽太守遠復建睢陽祠歲立春率五世以下子孫敬祭以始遷之祖配仍割田以奉祀事予與歐陽少監玄陳助教旅皆為文以述其事後十年予以集賢直學士家居程君以黄竹巡檢秩滿馳數百里㑹予里中問許元思何如則程君之行政以為許請銘故相對於邑乃發書讀之許新安婺源人也故盛德之後宋紹興時其高祖琳嘗活饑民萬餘衆朝廷旌之曰長者長者生贈朝奉郎大寧與魏文靖公為友朝

奉生日卿月卿皆擢進士第月卿初授濠州司戶辟呂文煥幕以剛直忤呂呂欲殺之不得而殺其僕遂不復仕晚乃起為江西運幹以文章氣節聞天下有百官箴行世日卿揚州六合尉六合生允芳娶程氏皆以德行儀於鄉是生元思元思之學宗伯祖而敦重守法度元思之行本長者而力所及無不為延祐賓興賢能乃大治毛鄭及朱子之說以繼先業有司舉進士試則以經未明行未修謝不敢出七年而仁宗崩遂輟其學益傷

之也既不取進士乃大築室長者故基中為晉德堂以繩祖武左為琴碁軒以復五世祖之舊蓋朱文公內弟程允夫所為作記者右為經學齋以諸葛武侯自厲日危坐其中諸家政雖妻子不敢闚説人莫知其意然自元思之歸許也子弟有終身之師賔客有忘歸之館隣里鄉黨無餧死之民無不舉之喪無後時之婚嫁陸無危道水無病涉人之戴之若父兄然後至元五年八月十有五日竟以疾卒年五十五自元思之喪也人皆曰

君子死必有可法吾於是觀馬自元思之喪也夫人雖哀痛不夜哭子延壽延年面黒骨立行若思坐若遺哭泣無時孫師範嗣文蒙正禮降父一等而哀戚亦如之人皆曰君葢能以身教者矣嗚呼元思庶幾有始終哉有季子一人曰延齡早卒女一人嫁張榮祖孫女二其葬也以至正二年十一月十有六日兆在沈村之原銘曰

惟許受氏泰嶽之後循源之流有堂必構雎陽之忠長

者之惠運斡之節元思之義前既本之後復濬之惟其訓之是以順之我思元思蹈德執禮匪伊人只曷伊悚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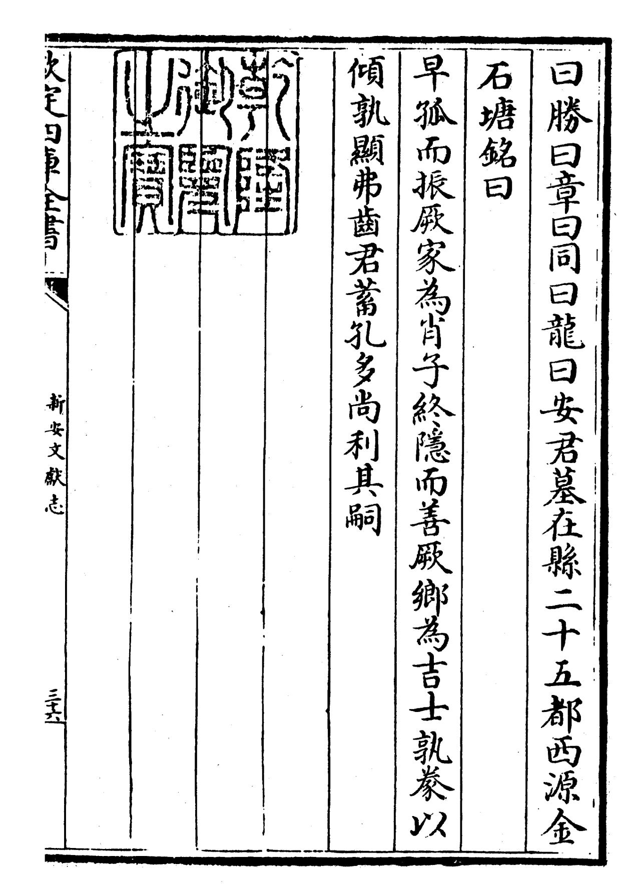
見山居士程君峴墓誌銘　　管瑾

至正甲午仲夏之五日休寧程君和卿觴客於所居之見山樓距君始生不一旬甚樂後五日君以疾卒衆為之駭惜弔哭甚哀君之子思齊奉其塾師金伯明先生所為狀泣拜請銘予不佞司教休寧所往還若君葢不

數人而君已矣義惡可辭邪按狀君諱峴和卿其字也所居曰陪郭故休寧縣尉諱隆之孫永盈庫副使諱忠甫之子方乳而孤母汪孺人以節自勵躬教育之然君亦闓爽秀發知自立以副母志稍長從學趙可齋先生及叔祖提舉孟敷讀書史務究知旨趣為文亦純雅不事雕飾嘗一上秋試弗利遂棄去不復學曰亢宗豈在祿仕哉日具滫瀡率妻孥以奉母母安其養事兄仁卿如父每事必咨而行怡怡之風盭者愧服縣尉公當國

初嘗傾貲以解屠縣之禍家以中否而副使君早世君竭力經營十餘年家道載興凡田之被欺與先墓之見侵者悉追復之乃置祭田合族人建亭始祖墓下題曰永思具條約定儀則為久計朱允升先生實記其成君以本宗出梁將軍忠壯公後且與伊川先生南渡子孫通譜互繼而譜未之續也會宗人歙西教授傅巖閔川宣使槃齋及會里孝隱翁天經汊口處士可大參考訂定為程氏世譜三十卷又約為程譜提要二十篇其末

論治家之道本奢儉以為興衰由婦言而生和競諄諄懇切讀者傾竦君為人喜交游敦信義吳興唐君棣金陵楊君翮為令簿率禮君或以疑政相委君每辭不應於所居作樓甚壯麗題曰見山日與名流吟眺其上自號見山居士而人亦以是稱之其中扃清曠內行醇謹真無愧古所謂遺逸之士者歟君生至元庚寅仲夏之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配戴氏先卒繼吳氏皆有賢行子男三曰思齊曰思誠曰思禮孫男八曰光曰文曰高



曰勝曰章曰同曰龍曰安君墓在縣二十五都西源金

石塘銘曰

早孤而振厥家為肖子終隱而善厥鄉為吉士孰豢以

傾孰顯弗嗇君蓄孔多尚利其嗣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八